

澳門是景德鎮世遺的「海絲密碼」

吳志良

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韓國釜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隨著會議主席一聲木槌落下，中國提交的「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項目順利通過審議，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是全球首個以陶瓷文化為主題的世界文化遺產，填補了《世界遺產名錄》中「瓷」主題的空白，也實現了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絲、瓷、茶」三大文化載體在世界遺產領域的完整呈現。至此，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到六十一項。

「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覆蓋原料產地、燃料產地、生產中心、運輸系統各關鍵環節，由鎮區瓷業生產中心、湖田古瓷窯址、高嶺瓷土礦遺址、長嶺瓷石礦遺址和蛟潭窯柴燃料產區五部分組成，共十五個構成要素、四十五個遺產點位。它完整呈現了十至十九世紀中國手工製瓷產業的發展歷程，堪稱全球產業遺產中的孤品。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王光堯指出，高溫窯爐本身就是一種技術革命，它使瓷器燒製成為可能，令瓷器成為「泥與火的藝術」。

然而，申遺成功之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浮現：一座位於江西內陸山谷中的手工業城鎮，如何超越地理屏障，成為環球貿易網絡中的生產中心？景德鎮的窯址與礦山回答了「如何製造瓷器」的技術命題，但要進一步回應世界遺產標準——證明其對人

類價值觀交流及全球「中國風」藝術風尚塑造的價值，我們就必須向世界更好說明它的產品如何跨越大洋，成為早期全球化的核心物質媒介。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需將目光投向珠江口西岸。

故宮太和學者、澳門文物專家趙強指出，理解澳門在景德鎮窯發展中的歷史作用，不能僅僅把它看作一個裝船出發的港口，而應將其置於大航海時代環球航線網絡的核心節點去審視。澳門，正是解讀景德鎮世遺價值、彰顯中國瓷器全球傳播史不可或缺的「海絲密碼」。

一五五七年，澳門逐漸發展成為華南沿海重要的國際自由貿易中轉站。與漳州月港以民間合法海商主導、廣州依賴官方市舶與行商體制不同，澳門憑藉穩定的洋商常駐居留權與外貿棧房，構建了三條輻射全球的遠洋主幹線，重構了中國瓷器的外銷格局。

趙強將澳門的作用概括為三重轉換。

第一重是空間轉換。景德鎮窯場產品需經過極為複雜的陸水聯運路線：瓷器在景德鎮碼頭上船，順昌江入鄱陽湖，在南昌集散中轉，沿贛江逆流南下至贛州和大庾，再由專業挑夫翻越梅關古道，抵達南雄後重新裝船順北江而下，抵達沿海。這條跨越千里的水陸聯運線，展現了古代中國極為高效的內陸物流

組織能力。而澳門，正是這套複雜運輸體系的末端節點——景德鎮瓷器由此從內陸手工業品變成全球流通商品。澳門既不是瓷都，也不是唯一出口港，卻是西方遠洋航線與東亞本土航線交匯的關鍵轉換節點。

第二重是文化轉換。澳門自十六世紀五十年代起聚集葡、日、東南亞和歐洲商人。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以澳門為入華基地，帶來西洋畫作與透視法觀念。同時，歐洲商號代理人與傳教士在澳門提出器形、紋飾與功能需求，經由華商網絡傳遞至景德鎮。早在十六世紀中葉，已有葡萄牙商人向中國訂製瓷器的記載。第一批為葡萄牙市場訂製的瓷器大約可追溯至一五一九年。明代萬曆至崇禎年間中國生產的克拉克瓷，雖仍以中國散點透視為骨，但開光秩序、邊飾層次已帶有全球市場邏輯。澳門雖然沒有使中國瓷繪立即轉向西方繪畫語言，卻提供了中西視覺資源交流與融合的開放場域。

第三重是意義轉換。同一件景德鎮瓷器，在不同文明中被賦予截然不同的意義。運抵歐洲後，被鑲嵌金銀，陳列於貴族珍奇櫃中，從日用品變為「白色金子」；運抵日本後，直接啟發了十七世紀初有田窯對中國克拉克瓷器形與紋樣體系的追仿；運抵美洲後，成為新大陸消費者追捧的東方珍品。在不同文明語境中，瓷器的功能、價值與象徵意義都被重新定義

——而澳門，正是這種意義轉換的發生地。

三條全球航線，構成了澳門作為「轉換器」的實體網絡。歐亞主幹線自澳門起航，穿過馬六甲海峽，橫跨印度洋，繞過好望角，源源不斷運抵葡萄牙里斯本，進入歐洲王室與貴族的珍奇櫃及宮廷瓷器廳。東亞樞紐線順應日本茶道界與社會上層對青花瓷的熱烈需求，景德鎮瓷器經澳門大量轉運日本長崎。跨太平洋線中，澳門作為華南沿海的信息與物資樞紐，深度參與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使景德鎮瓷器遠銷墨西哥阿卡普爾科，進而輻射整個美洲新大陸。

在這張全球航線網絡中，美洲與日本的巨量白銀經由澳門及華南沿海港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滋養了內陸手工業；景德鎮龐大的瓷器產能則通過澳門被吸納進全球供應鏈，實現

了「白銀與瓷器」的全球雙向大循環。

澳門在景德鎮瓷器走向世界過程中的角色，遠非一座「中轉港」所能概括。它是空間轉換的樞紐、文化轉換的場域、意義轉換的發生地。景德鎮提供文明創造，澳門促進文明傳播。如果沒有澳門這個「接口」，景德鎮瓷器的全球傳播鏈條就缺少了一個直觀的中轉證據。澳門不是瓷都，卻讓瓷都成為「世界瓷都」。

當景德鎮的窯火在世界遺產名錄上閃耀時，我們不應忘記那條從昌江到珠江、從澳門到大洋的隱秘通道——那是瓷器走向世界的路徑，也是澳門作為「轉換器」的歷史證明。千年窯火映照大洋，潮聲回應的不再是景德鎮一隅，還有澳門作為「海絲密碼」與歷史見證的永恆回響。



◀「何以景德鎮——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的世界遺產價值和當代傳承」展覽中的「雀舞芳華」陶瓷雕塑吸引觀眾。 中新社

享 福



如是我見
張君燕

「享福」，顧名思義，就是享受幸福生活，生活得安樂美好。這是一個美好的詞彙，也是一種美好的狀態，按說人人都該甘之如飴。但是，身邊很多人似乎都在拒絕享福，而且許多不是沒有條件享福，是不肯享福。這裏說的享福，不是躺下來什麼都不幹，也不是大肆揮霍。不過是手裏條件夠了，允許自己過得稍微鬆弛舒服一點而已。

我認識一位朋友，平日裏工作繁重，常常加班到很晚，當然她的薪資也很高。難得休息，本該好好放鬆一下，但朋友見不得家裏髒亂，往往耗費大半天時間，把屋子從裏到外收拾一遍，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一開始我以為她是享受收拾打掃的過程，沒想到她搖頭說她很討厭家務。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找個保潔呢？「沒必要，自己能幹，就不花冤枉錢了。」朋友仍舊搖頭。而這樣做的結果是，好好的休息日，沒有得到放空和休息，最後全部耗在了家務上面。

有一個親戚，家境寬裕，並不缺吃少穿，做飯卻習慣先吃剩菜。放着新炒的菜不吃，把上一頓的殘羹熱一遍，端上桌先吃，最後新炒的菜又剩下了。勸她倒掉，她總捨不得，說丟了實在可惜。東西是沒有浪費，可消耗的，是自己的胃口與心境。

細細觀察便能發覺，生活裏這樣的人不在少數。可能從根本上講，這是我們傳統的習慣，是長久以來信奉的先苦後甜。好日子要留到以後，等錢多一點，等工作穩一點，等退休之後，再好好享受。至於那個「以後」，什麼時候會來呢？錢永遠覺得不夠多，煩心事一樁接着一樁，安穩總差那麼一點點。一生都在為未來做籌備，卻從來沒有真正活進那個未來裏。

所謂享福，未必需要大把金錢。見過一戶尋常人家，盛夏午後，不嫌路遠，專門開車去果園摘桃子，只為吃一口新鮮的滋味；天還蒙蒙亮，就趕往早市，挑新鮮的魚蝦果蔬，一家人商量着做什麼可口的飯菜。不過是尋常煙火，卻過得有滋有味。

當然享福不等於透支攀比。享福，說到底，是心裏願意接納這份細碎的歡愉。吃苦值得敬重，節儉亦是美德，但不該變成對自己的苛待。努力奮鬥，原本就是為了日子過得舒坦。好好享受當下，亦是對自己辛勞最好的回饋。



自由談
胡 靜

以風物入色，以景致為彩，是中國傳統美學的獨到興味。

天青，一種獨屬於中國的傳統色彩。《紅樓夢》裏，賈母曾介紹一種極薄的羅，叫作「軟煙羅」：「那個軟煙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是雨過天晴……」這裏的「雨過天晴」就是天青色。

此語出自五代後周典故：某日，後周柴窑偶然燒出一種釉色獨特的陶瓷——青非青，藍非藍，窑司向周王請其色，世宗柴榮一看，這不是雨後天晴雲初破時天的顏色嗎？好兆頭！於是大筆一揮，批下御旨：「雨過天青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命柴窑照此顏色燒製，以象徵未來國運如雨過天晴。那句對天青色的描述成為經典，傳了下來，後被明人錄入《五雜俎》中。

那抹「雨過天青」被後世另一位皇帝——宋徽宗趙佶念念在心，以至於做夢都夢到它。那清簡淡遠的顏色，太符合宋徽宗的審美了。夢醒後，徽宗命所有官窯燒製這種天青瓷。最終，汝窑燒成功了。至此，汝窑天青——中國最美瓷器誕生了。

在故宮博物院看歷代瓷器，一眾華麗精美的皇家瓷器中，汝窑天青格外低調內斂，花瓶、筆洗、托盤等造型極簡單樸素，線條也單一流暢，沒有雕鏤鑲刻，沒有疊彩描金，只是「青如天，面如玉」，卻讓人直直挪不開眼。它們釉色青中泛藍，胎骨透光似玉，釉面瑩潤若脂，光照下可見影青流動，遠遙可見一泓靜水，沉澱在骨縫，其氣魄神魄，鉛華洗淨，只剩下靜氣。釉面自然形成的冰裂紋，好似一個又一個夢的碎片從新月上掉落

天 青

來……

石英、絹雲母、瑪瑙、高嶺土、長石等多種礦物質揉捏成胎，自然、雨霧、枝杈和汝窑的隱秘生活釀造的雨霧盛宴，集體注入瓷胎體內，焰燒，淬火，濃凝，開片……一場天地對話後，顏色終於活了過來，那般超凡脫俗、幽淡雋永。它們在溫熱的手中摩挲，在漫長的時間中流轉，成為歷史傳給我們的隱秘訊息。

看那天青筆洗，想像每日裝水，洗筆，接着又倒出……然後隨主人一同埋進地下千年。人無出土日，物有再見時，如今它只靜靜地活在世間，與人對話。

這樣的對視，讓你見到宋人的審美理想和哲學思考——見素抱樸，不喧不奪。他們認為，越高級的越要簡單，越深刻的越要淺淡，越在意的越要克制，所以摒棄華麗的色彩、繁複的線條，於素顏中見山川天地雲霧霜雪，於不動聲色中見更廣闊的天地和生機。那抹「雨過天青」，自然，含蓄，沖淡，典雅，清奇，高古，是對自然之美的極致追求，也是與內心世界寧靜與雅緻的相契相合。這是以宋徽宗為首的宋代文人的審美追求，也是天青瓷永恆的魅力所在。

汝窑天青瓷器存世極少，因燒製的條件



極其苛刻。它不僅是多種礦物質複雜精妙的配比，更絕的是，瓷器出爐時，要恰逢天氣陰雨蒙蒙，瓷器中淡淡雨霧般的顏色才會暈開，變得澄澈清奇。它是溫度與濕度的天作之合，也是匠心與天意的機緣巧合。

「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一個「等」字，在被动、無奈的背景之下，又交織着愛與相遇。但沒有「等」，哪裏會有與之相遇呢？像愛情，既要情誠所至，又是緣分注定。

喜歡天青釉瓷，是中年以後了。正如寫文章，年輕時追求艷麗俏皮，年長後則喜清簡淡遠。中年人生，悲欣皆歷，已不是喧鬧衝撞的瀑，而是瀑下一汪潺湲的溪，含蓄溫靜聲氣韻雅。惟此，方懂得天青瓷的美。

入手一隻天青茶盞，說是選用優質高嶺土，經一千三百八十攝氏度高溫還原燒製。釉料配方歷經百次調試，終得「雨過天青」之色——青從釉裏透分明，釉薄處似晨霧初散，釉積處如碧水凝煙，如江南煙雨般朦朧清雅，水意潺湲墟裏生煙。

千年窯火煉就的東方美學盈盈一握，滋潤柔和有酥油感。微微晃動，光影在盞中流轉，恰似「手中握明月，清輝滿衣襟。」

冬日，小爐慢煮、捧一盞杯，誦一卷書。讀倦了，閒倚茶席，賞一抹雪色、得一寸歡喜。杯盞慢轉，茶香緩緩，歲月懶懶，想那張岱湖心亭賞雪，也未必有此愜意。

夏日，帶上茶盞到山中避暑，閒閒無代事，握一盞茶，邀風來飲，夕光來飲，月色來飲。一顆心變得通透，得失、名利，還有好勝心，在天青茶盞中淡了，散了……

◀北宋汝窑淡天青釉筆洗。 故宮博物院藏

三百年家族出版情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在尼德蘭地區，傳承三代的繪畫家族不算罕見，現保存完好的藝術家故居博物館也當真不少。然而，一棟濃縮了西方三百年家族印刷出版史的故居博物館確是獨一無二。普朗坦—莫雷圖斯博物館（The Museum Plantin-Moretus），是我今年尼德蘭深度藝術之旅途中發掘的又一隱藏寶藏。

作為四大發明之一，活字印刷術由我國北宋印刷工人畢昇發明，其使用的膠泥活字比德國古登堡的鉛活字印刷要早約四百年。但坐落於比利時安特衛普的普朗坦—莫雷圖斯博物館卻是全球唯一一個以「印刷出版」主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遺產的博物館。不僅如此，這座歷史建築還記錄著一個持續經營三個世紀的出版家族興衰史。

這棟位於安特衛普老城中心的典型文藝復興宅邸，距離地標聖母教堂（De kathedraal）也就十分鐘的步行距離。邁進故居，首個房間掛滿了肖像，兩位故居主人克

里斯托弗·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和老揚·莫雷圖斯（Jan I Moretus）的重要家族成員如迎賓接客一般凝視着往來的參觀者。

整個故居博物館所有展品均不設展簽，僅提供紙質版導覽冊，力圖還原家族故居的原貌。家族共九代人與出版業的淵源從法國人普朗坦開啟，三十歲的他任安特衛普後不久創立了「普朗坦出版公司」，並於一五七六年買下了這棟豪宅。在所有他所僱用的學徒和員工中，十四歲便在此從業、有着忠誠冷靜特質且能熟練運用七種語言的老揚，莫雷圖斯贏得了普朗坦的信任。由於沒有嫡子，當他把女兒馬蒂妮許配給老揚，莫雷圖斯那天起，這位乘龍快婿便成為了欽點繼任者。

一六一〇年，老揚·莫雷圖斯去世，他的兒子巴爾薩澤（Balthasar I Moretus）接管了家族生意。正是從他開始，家族從單純的出版生意開始涉足藝術領域。究其原因，巴爾薩澤乃魯本斯的拉丁學校同

窗，二人懷揣對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共同熱情開啟了長達二十五年的合作。他們除了共同設計書籍插圖和華麗的書名頁，魯本斯還為身為「髮小」的摯友繪製了多幅作品。在如今故居博物館中懸掛的一百五十餘幅畫作中包含多達七十一幅顯赫家族成員及友人的肖像，僅魯本斯的真跡就有至少十七幅。巴爾薩澤的父母和祖父父母均由他親筆所繪。不僅如此，魯本斯更為老揚、莫雷圖斯夫婦所安息的安特衛普聖母教堂家族禮拜堂繪製了《基督復活》祭壇畫。得益於魯本斯和莫雷圖斯家族的深厚情誼，這棟故居博物館如今除了仍能聞到陣陣油墨香，還通過繪畫、雕塑、掛毯、瓷器等家族收藏散發着濃郁的人文藝術氣息。

隨着老揚·莫雷圖斯和兒子巴爾薩澤先後兩次擴建，這棟帶有龐大庭院的建築融合了日常生活與印刷工場的雙重功能。順着展線參觀，上下兩層除了家族成員日常生活的空間，還有龐大的圖書館、版畫檔案室、獨立的印刷體驗室，以及擺着數十台木製螺

旋壓印機的印刷工場。在印刷體驗室中，專門有工作人員講解如何用木製螺旋壓印機實操鉛活字凸版印刷。工人需要手工將活字排列在排字盤中組成版面，用沾墨的油墨輥塗抹版面後再通過旋轉把手施加壓力把凸起字面上的油墨轉印到紙上。儘管這項印刷技術早已被科技所取代，但在莫雷圖斯家族經營的三個世紀中，從這棟建築中設計出版的宗教、人文、學術及古典著作造福了無數渴求知識的讀者。

一八七六年，莫雷圖斯家族的後人將這棟文藝復興宅邸、連同其印刷工場、字模庫、賬冊和大量珍貴版畫收藏打包賣給了安特衛普市政府。次年，普朗坦—莫雷圖斯博物館正式對公眾開放。上下九代人，專注印刷出版業並傳承了三百年，還用一棟家族宅邸完整保留了這段歷史。屋內那些古籍善本，記載着家族鼎盛時為人類文明留下的那一本本濃墨重彩的印跡。而普朗坦和莫雷圖斯家族的出版情結，同樣值得著書立傳。